史記/卷0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淮陰侯列傳 第三十二 ◄

史記
卷九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 第三十三

► 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

韓信盧綰

韓王信

韓王信者，故韓襄王孽孫也，長八尺五寸。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，燕、齊、趙、魏皆已前王，唯韓無有後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，欲以撫定韓故地。項梁敗死定陶，成奔懷王。沛公引兵擊陽城，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，得信，以為韓將，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。

沛公立為漢王，韓信從入漢中，乃說漢王曰：「項王王諸將近地，而王獨遠居此，此左遷也。士卒皆山東人，跂而望歸，及其鋒東鄉，可以爭天下。」漢王還定三秦，乃許信為韓王，先拜信為韓太尉，將兵略韓地。

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，韓王成以不從無功，不遣就國，更以為列侯。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，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。漢二年，韓信略定韓十餘城。漢王至河南，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。昌降，漢王乃立韓信為韓王，常將韓兵從。三年，漢王出滎陽，韓王信、周苛等守滎陽。及楚敗滎陽，信降楚，已而得亡，復歸漢，漢復立以為韓王，竟從擊破項籍，天下定。五年春，遂與剖符為韓王，王潁川。

明年春，上以韓信材武，所王北近鞏、洛，南迫宛、葉，東有淮陽，皆天下勁兵處，乃

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，備御胡，都晉陽。信上書曰：「國被邊，匈奴數入，晉陽去塞遠，請治馬邑。」上許之，信乃徙治馬邑。秋，匈奴冒頓大圍信，信數使使胡求和解。漢發兵救之，疑信數閒使，有二心，使人責讓信。信恐誅，因與匈奴約共攻漢，反，以馬邑降胡，擊太原。

七年冬，上自往擊，破信軍銅鞮，斬其將王喜。信亡走匈奴。（與）其與白土人曼丘臣、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，復收信敗散兵，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。匈奴仗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，至晉陽，與漢兵戰，漢大破之，追至于離石，復破之。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，漢令車騎擊破匈奴。匈奴常敗走，漢乘勝追北，聞冒頓居代（上）谷，高皇帝居晉陽，使人視冒頓，還報曰「可擊」。上遂至平城。上出白登，匈奴騎圍上，上乃使人厚遺閼氏。閼氏乃說冒頓曰：「今得漢地，猶不能居；且兩主不相厄」居七日，胡騎稍引去。時天大霧，漢使人往來，胡不覺。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：「胡者全兵，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向，徐行出圍。」入平城，漢救兵亦到，胡騎遂解去。漢亦罷兵歸。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。

漢十年，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。十一年春，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，距漢。漢使柴將軍擊之，遺信書曰：「陛下寬仁，諸侯雖有畔亡，而復歸，輒復故位號，不誅也。大王所知。今王以敗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急自歸！」韓王信報曰：「陛下擢仆起閭巷，南面稱孤，此仆之幸也。滎陽之事，仆不能死，囚於項籍，此一罪也。及寇攻馬邑，仆不能堅守，以城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為寇將兵，與將軍爭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種、蠡無一罪，身死亡；今仆有三罪於陛下，而欲求活於世，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。今仆亡匿山谷閒，旦暮乞貸蠻夷，仆之思歸，如痿人不忘起，盲者不忘視也，勢不可耳。」遂戰。柴將軍屠參合，斬韓王信。

信之入匈奴，與太子俱；及至馬邑，生子，因名曰馬邑。韓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嬰。至孝文十四年，馬邑及嬰率其眾降漢。漢封馬邑為弓高侯，嬰為襄城侯。吳楚軍時，弓高侯功冠諸將。傳子至孫，孫無子，失侯。嬰孫以不敬失侯。馬邑孽孫韓嫣，貴幸，名富顯於當世。其弟說，再封，數稱將軍，卒為案道侯。子代，歲餘坐法死。後歲餘，說孫曾拜為龍額侯，續說後。

盧綰

盧綰者，豐人也，與高祖同里。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，及生男，高祖、盧綰同日生，

里中持羊酒賀兩家。及高祖、盧綰壯，俱學書，又相愛也。里中嘉兩家親相愛，生子同日，壯又相愛，復賀兩家羊酒。高祖為布衣時，有吏事辟匿，盧綰常隨出入上下。及高祖初起沛，盧綰以客從，入漢中為將軍，常侍中。從東擊項籍，以太尉常從，出入臥內，衣被飲食賞賜，群臣莫敢望，雖蕭曹等，特以事見禮，至其親幸，莫及盧綰。綰封為長安侯。長安，故咸陽也。

漢五年冬，以破項籍，乃使盧綰別將，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，破之。七月還，從擊燕王臧荼，臧荼降。高祖已定天下，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。欲王盧綰，為群臣觖望。及虜臧荼，乃下詔諸將相列侯，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。群臣知上欲王盧綰，皆言曰：「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王燕。」詔許之。漢五年八月，乃立虜綰為燕王。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。

漢十一年秋，陳豨反代地，高祖如邯鄲擊豨兵，燕王綰亦擊其東北。當是時，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。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，言豨等軍破。張勝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，見張勝曰：「公所以重於燕者，以習胡事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諸侯數反，兵連不決也。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，豨等已盡，次亦至燕，公等亦且為虜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？事寬，得長王燕；即有漢急，可以安國。」張勝以為然，豨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。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，上書請族張勝。勝還，具道所以為者。燕王寤，乃詐論它人，脫勝家屬，使得為匈奴閒，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，欲令久亡，連兵勿決。

漢十二年，東擊黥布，豨常將兵居代，漢使樊噲擊斬豨。其裨將降，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。高祖使使召盧綰，綰稱病。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、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，因驗問左右。綰愈恐，閉匿，謂其幸臣曰：「非劉氏而王，獨我與長沙耳。往年春，漢族淮陰，夏，誅彭越，皆呂后計。今上病，屬任呂后。呂后婦人，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。」乃遂稱病不行。其左右皆亡匿。語頗泄，辟陽侯聞之，歸具報上，上益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，為燕使。於是上曰：「盧綰果反矣！」使樊噲擊燕。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，侯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謝。四月，高祖崩，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，匈奴以為東胡盧王。綰為蠻夷所侵奪，常思復歸。居歲餘，死胡中。

高后時，盧綰妻子亡降漢，會高后病，不能見，舍燕邸，為欲置酒見之。高祖竟崩，不得見。盧綰妻亦病死。

孝景中六年，盧綰孫他之，以東胡王降，封為亞谷侯。

陳豨

陳豨者，宛朐人也，不知始所以得從。及高祖七年冬，韓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還，乃封豨為列侯，以趙相國將監趙、代邊兵，邊兵皆屬焉。

豨常告歸過趙，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，邯鄲官舍皆滿。豨所以待賓客布衣交，皆出客下。豨還之代，周昌乃求入見。見上，具言豨賓客盛甚，擅兵於外數歲，恐有變。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，多連引豨。豨恐，陰令客通使王黃、曼丘臣所。及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豨，豨稱病甚。九月，遂與王黃等反，自立為代王，劫略趙、代。

上聞，乃赦趙、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略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，至邯鄲，喜曰：「豨不南據漳水，北守邯鄲，知其無能為也。」趙相奏斬常山守、尉，曰：「常山二十五城，豨反，亡其二十城。」上問曰：「守、尉反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反。」上曰：「是力不足也。」赦之，復以為常山守、尉。上問周昌曰：「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？」對曰：「有四人。」四人謁，上謾罵曰：「豎子能為將乎？」四人慚伏。上封之各千戶，以為將。左右諫曰：「從入蜀、漢，伐楚，功未遍行，今此何功而封？」上曰：「非若所知！陳豨反，邯鄲以北皆豨有，吾以羽檄徵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唯獨邯鄲中兵耳。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，不以慰趙子弟！」皆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上曰：「陳豨將誰？」曰：「王黃、曼丘臣，皆故賈人。」上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乃各以千金購黃、臣等。

十一年冬，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、王黃於曲逆下，破豨將張春於聊城，斬首萬餘。太尉勃入定太原、代地。十二月，上自擊東垣，東垣不下，卒罵上；東垣降，卒罵者斬之，不罵者黥之。更命東垣為真定。王黃、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，皆生得，以故陳豨軍遂敗。

上還至洛陽。上曰：「代居常山北，趙乃從山南有之，遠。」乃立子恒為代王，都中都，代、鴈門皆屬代。

高祖十二年冬，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。

評論

太史公曰：韓信、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，徼一時權變，以詐力成功，遭漢初定，故得列地，南面稱孤。內見疑彊大，外倚蠻貊以為援，是以日疏自危，事窮智困，卒赴匈奴，豈不哀哉！陳豨，梁人，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；及將軍守邊，招致賓客而下士，名聲過實。周昌疑之，疵瑕頗起，懼禍及身，邪人進說，遂陷無道。於戲悲夫！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！

【索隱述贊】韓襄遺孽，始從漢中。剖符南面，徙邑北通。穨當歸國，龍雒有功。盧綰親愛，群臣莫同。舊燕是王，東胡計窮。